

8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29 1953

T9150 /3838C

容齋四筆序

始予作容齋一筆首尾十八年二筆十三年三筆五年而四筆之成不費一歲身益老而著書益速蓋有其說曩自越府歸謝絕外事獨弄筆紀述之習不可掃除故搜采異聞但緒夷堅志於議論雌黃不復關抱而稚子穰每見夷堅滿紙輒曰隨筆夷堅皆大人素所遊戲今隨筆不加益不應厚於彼而薄於此也日日立案旁必俟草一則乃退重逆其意則哀所憶而書之穰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嗜讀書雖就寢猶置一編枕畔旦則與之俱興而天嗇其付年且弱冠聰明殊未開以彼其勤殆必有日丈夫愛憐少子此乎見之於是占杼為序并獎其志云慶元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序

容齋四筆序

容齋四筆目錄

第一卷 十九則

孔廟位次

周公作金滕

關雎不同

三館祕閣

十十錢

畢仲游二書

韋孟詩乖踈

周三公不特置

雲夢澤

迷癡厥撥

亭榭立名

犀舟

列子與佛經相參

康衡守正

西極化人

詔令不可輕出

戰國策

范曄漢志

繕修犯土

第二卷 二十則

諸家經學興廢

漢人姓名

輕浮稱謂

鬼谷子書

有美堂詩

張天覺小簡

城狐社鼠

用兵為臣下利

誌文不可冗

趙殺鳴犢

五帝官天下

黃帝李法

抄傳文書之誤

二十八宿

大觀元夕詩

顏魯公帖

文潞公奏除改官制

待制知制誥

裴行儉景陽

北人重甘蔗

第三卷 十六則

韓退之張籍書

韓公稱李杜

此日足可惜

粉白黛黑

李杜往來詩

李太白怖州佐

祝不勝詛

呂子論學

曾太皇太后

中天之臺

實年官年

雷公炮炙論

治藥捷法

陳翠說燕后

燕非強國

水旱祈禱

第四卷 十五則

今日官冗

樂城和張安道詩

和范杜蘇四公

外臺秘要

六枳關

王荆公上書并詩

左黃州表

李郭詔書

兩道出師

杜韓用歇後語

唐明皇賜二相物

一百五日

老杜寒山詩

礪石之毒

會合聯句

第五卷 十四則

土木偶人

饒州風俗

禽畜粟茄不同

伏龍肝

勇怯無常

趙德甫金石錄

韓文公薦士

王勃文章

呂覽引詩書

藍田丞壁記

錢武肅三政元

黃庭換鶯

宋桑林

馮夷姓字

第六卷 十五則

韓文公逸詩

竇叔向詩不存

用柰花事

王廖兒良

徙木償表

建武中元續書

草駒聾蟲

記李履中二事

乾寧覆試進士

臨海蠙圖

東坡作碑銘

洗兒金錢

告命失故事

扁字二義

娑羅樹

第七卷 十四則

天咫

縣尉為少仙

杜詩用受覺二字

西太一宮六言

由與猶同

人焉廋哉

久而俱化

黃文江賦

沈季長進言

繁遏渠

替戾岡

文潞公平章重事

考課之法廢

小官受俸

第八卷 十七則

庫路真

得意失意詩

狄監盧尹

項韓兵書

承天塔記

穆護歌

省試取人額

通印子魚

壽亭侯印

茸附治疽漏

莆田荔枝

雙陸不勝

華元入楚師

公羊用疊語

文書誤一字

歷代史本志

賢者一言解疑譖

第九卷 十六則

蔣魏公逸史

沈慶之曹景宗詩

藍尾酒

歐陽公辭官

南北語音不同

南舟北帳

魏冉罪大

辨秦少游義倡

姓源韻譜

譽人過實

作文句法

書簡循習

健訟之誤

用史語之失

文字書簡謹日

更衣

第十卷

十七則

過所

露布

東坡題潭帖

山公啓事

親王回庶官書

責降考試官

青蓮居士

閩俗詭秘殺人

富公遷官

唐藩鎮行墨勅

吏部循資格

五行納音

五行化真

錢忠懿判語

王逸少爲藝所累

鄂州南樓磨崖

賞魚袋出處

第十一卷

十八則

京丞相轉官

熙寧司農牟利字

文與可樂府

譏議遷史

常何

李密詩

寺監主簿

温大雅兄弟名字

冊府元龜

漢高帝祖稱豐公

樞密行香

船名三翼

東坡誨葛延之

用書雲之誤

張鷟譏武后濫官

唐王府官猥下

御史風聞

唐御史遷轉定限

第十二卷

十三則

小學不講

主臣

景華御苑

州陞府而不為鎮

漢唐三君知子

當官營繕

治歷明時

仕宦捷疾

詞臣益輕

夏英公好處

神宗用人

至道九老

李文正兩罷相

第十三卷

二十四則

科舉之弊不可革

宰執子弟廷試

國初救弊

房元齡名字

二朱詩詞

金剛經四句偈

四蓮華之名

黑法白法

多心經偈

天宮寶樹

白分黑分

月雙閨雙

踰繕那一由旬

七極微塵

宰相贈本生父母官

執政贈三代不同

唐孫處約事

夏侯勝京房兩傳

漢人坐語言獲罪

樞密書史

知州轉運使為通判

范正辭治饒州

榮王藏書

秦杜八六子

第十四卷 十四則

祖宗親小事

王居正封駁

王元之論官冗

梁狀元八十二歲

太祖恤民

潘游洪沈

舞鷗游蜻

郎中用資序

臺諫分職

正元朝士

表章用兩臣字對

劉夢得謝上表

陳簡齋葆真詩

仙傳圖志荒唐

第十五卷 十五則

徽廟朝宰輔

教官掌箋奏

經句全文對

北郊議論

討論濫賞詞

尺八

三給事相攻

朱藏一詩

蔡京輕用官職

節度使改東宮環衛官

宰相任怨

四李杜

渾脫隊

歲陽歲名

官稱別名

第十六卷 十二則

漢重蘇子卿

昔賢為卒伍

兵家貴於備豫

渠陽蠻俗

寄資官

親王帶將仕郎

郡縣用陰陽字

杜畿李泌董晉

嚴有翼詆坡公

曹馬能收人心

取蜀將帥不利

李嶠楊再思

容齋四筆目錄

容齋四筆卷第一

十九則

孔廟位次

自唐以來相傳以孔門高第顏淵至子夏爲十哲故坐祀於廟堂上其後升顏子配享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之次以補其闕然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黜乃在廡下從祀之列子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自安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正謂是也又孟子配食與顏子並而其師子思子思之師曾子亦在下此兩者於禮於義實爲未

然特相承既久莫之敢議耳

周三公不特置

周成王董正治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而云官不必備惟其人以書傳考之皆兼領六卿未嘗特置也周公既爲師然猶位冢宰尚書所載召公以太保領冢宰芮伯爲司徒彤伯爲宗伯畢公以太師領司馬衛侯爲司寇毛公以太傅領司空是已其所次第惟以六卿爲先後而師傅之尊乃居太保下也

周公作金縢

尚書孔氏所傳五十九篇皆有序其出於史官者不言某人作如虞書五篇紀一時君臣吁咈都兪及識其政事如說命武成顧命康王之誥召誥自惟二月既望至越自乃御事洛誥自戊辰王在新邑至篇終蔡仲之命自惟周公位冢宰至邦之蔡皆然如指言某人所作則伊尹作伊訓太甲咸有一德盤庚三篇周公作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是也惟

金縢之篇首尾皆敘事而直以爲周公作按此篇除冊祝三王外餘皆周史之詞如公乃自以爲功公歸納冊公將不利於孺子公乃爲詩以貽王王亦未敢誚公公命我勿敢言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公勤勞王家之語出郊及風之異決非周公所自爲今不復可質究矣

雲夢澤

雲夢楚澤藪也列於周禮職方氏鄭氏曰在華容漢志有雲夢官然其實雲也夢也各爲一處

出貢所書雲土夢作又注云在江南惟左傳得其詳如邛夫人棄子文于夢中注云夢澤名在江夏安陸縣城東南楚子田江南之夢注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楚子濟江入于雲中注入雲澤中所謂江南之夢然則雲在江之北夢在其南也上林賦楚有七澤嘗見其一名曰雲夢特其小小者耳方九百里此乃司馬長卿夸言今爲縣隸德安詢諸彼人已不能的指疆域職方氏以夢爲普前漢敘傳子文投於夢中音皆同

關雎不同

關雎爲國風首毛氏列之於三百篇之前大序云后妃之德也而魯詩云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後漢皇后紀序康王晏朝關雎作諷蓋用此也顯宗永平八年詔云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引春秋說題辭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宋均云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爲務則有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

共化修應門之政者也薛氏韓詩章句曰詩人言雎鳩正潔敬正以聲相求隱蔽于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燕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于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之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三說不同如此黍離之詩列於王國風之首周大夫所作也而齊詩以爲衛宣公之子壽閔其兄伋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此說尤爲可議

迷癡厥撥

柔詞諂笑專取容悅世俗謂之迷癡亦曰迷嬉
中心有愧見諸顏面者謂之緬醜舉措脫落觸
事乖忤者謂之厥撥雖爲俚言然其說皆有所
本列子云墨屎單至嘽咍慙慙四人相與游於
世又云眠姪誣誘勇敢怯疑四人亦相與游張
湛注云墨音眉屎勅夷反方言江淮之間謂之
無賴眠音緬姪音殄方言欺謾之語也郭璞云
謂以言相輕嗤弄也所釋雖不同然大略具是
矣曲禮衣毋撥足毋蹶鄭氏注云撥發揚貌蹶
行遽貌大抵亦指其荒率也

三館祕閣

國朝儒館仍唐制有四曰昭文館曰史館曰集
賢院曰祕閣率以上相領昭文大學士其次監
修國史其次領集賢若只兩相則首廳兼國史
唯祕閣最低故但以兩制判之四局各置直官
均謂之館職皆稱學士其下則爲按理檢討按
勘地望清切非名流不得處范景仁爲館閣按

勘當遷校理宰相龐籍言范鎮有異才恬於進
取乃除直祕閣司馬公作詩賀之曰延閣屹中
天積書雲漢連神宗重其選謂太國士比爲仙
玉檻鉤陳上丹梯北斗邊帝容瞻日角宸翰照
星躔職秩曾無貴光華在得賢其重如此自熙
寧以來或頗用賞勞元豐官制行不置昭文集
賢以史館入著作局而直祕閣只爲貼職至崇
寧政宣以處大臣子弟姻戚其濫及於錢穀文
俗吏士大夫不復貴重然除此職者必詣館下
存一則云

亭榭立名

拜閣乃具盛筵邀見在三館者宴集秋日暴書
宴皆得預席若餘日則不許至隨筆有館職名
立亭榭名最易蹈襲既不可近俗而務爲奇澁
亦非是東坡見一客云近看晉書問之曰曾尋
得好亭子名否蓋謂其難也秦楚材在宣城於
城外並江作亭目之曰知有用杜詩已知出郭
少塵事更有澄江消客愁之句也王仲衡在會

稽於後山作亭目之曰白涼亦用杜詩越女天下白鑑湖五月涼之句二者可謂甚新然要爲未當廬山一寺中有亭頗幽勝或標之曰不夏歸取韓詩末句亦可笑也

十十錢

市肆間交易論錢陌者云十十錢言其足數滿百無蹺減也其語至俗然亦有所本後漢書襄楷傳引宮崇所獻神書其太平經與帝王篇云開其玉戶施種於中比若春種於地也十十相

應和而生其施不以其時比若十月種物於地也十十盡死固無生者其書不傳於今唐章懷太子注釋之時尚猶存也此所謂十十蓋言十種十生無一失耳其盡死之義亦然與錢陌之事殊然其字則同也

犀舟

張衡應閒云犀舟勁楫後漢注引前書羌戎弓矛之兵器不犀利音義曰今俗謂刀兵利爲犀犀堅也犀舟甚新奇然爲文者未嘗用亦慮予

所見之不博也

畢仲游二書

元祐初司馬溫公當國盡改王荊公所行政事士大夫言利害者以千百數聞朝廷更化莫不驩然相賀唯畢仲游一書究盡本末其略云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斂

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欲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爲財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役錢不可蠲鹽法不可去必探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者可復散罷者可復置蠲者可復斂去者可復存矣則不足之情可不預治哉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

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倍於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然後所謂新法者始可永罷而不復行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掾前日之敝而左右侍從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爲也勢未可爲而欲爲之則青苗雖廢將復散況未廢乎市

易雖罷且復置況未罷乎役錢鹽法亦莫不然以此掾前日之敝如人久病而少聞其父兄子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意其病之在也先是東坡公在館閣頗因言語文章規切時政仲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孟軻不得已而後辯孔子欲無言古人所以精謀極慮固功業而養壽命者未嘗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來禍福利害繫身者未嘗言顧直惜其言爾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爲言其形于詩歌贊于賦頌託于碑

銘著于序記者亦言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臏之用兵，扁鵲之醫疾，固所指名者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况其有耶？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非人所未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觸諱，以游其間，殆由抱石而抹溺也。二公得書聳然，竟如其慮。子頃修史時，因得其集，讀二書，思欲爲之表見。故官雖不顯，亦爲之立傳云。

列子與佛經相參

張湛序列子云：其書大略明羣有以至虛爲宗，萬品以終滅爲驗，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喪，生覺與夢化等情。所明徃徃與佛經相參。子讀天瑞篇載林類答子貢之言曰：死之與生，一徃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此一節所謂與佛經相參者也。又云：商太

宰問孔子三王五帝三皇聖者歟孔子皆曰弗知太宰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爲聖弗知真爲聖歟真不聖歟其後論者以爲列子所言乃佛也寄於孔子云

韋孟詩乖踈

漢書韋賢傳載韋孟詩二篇及其孫元成詩一篇皆深有三百篇風致但韋孟諷諫云蕭蕭我

祖國自豕韋總齊羣邦以翼大商至于有周歷世會同王赧聽譖寔絕我邦我邦旣絕厥政斯逸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羣后靡扶靡衛五服崩離宗周以隊應劭曰王赧聽讒受譖絕豕韋氏自是政教逸漏不由王者觀孟之自敘乃祖而乖踈如是周至赧王僅存七邑救亡不暇豈能絕侯邦乎周之積微久矣非因絕豕韋一國然後五服崩離也其妄固不待攻而應劭又從而實之尤爲可笑左傳書范宣子之言曰句

之祖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杜預曰豕
韋國於東郡白馬縣殷末國於唐周成王滅之
此最可證惜顏師古之不引用也

康衡守正

漢元帝時貢禹奏言天子七廟親盡之廟宜毀
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下其議未及
施行而禹卒後乃下詔先罷郡國廟其親盡寢
園皆無復修已而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
詔問丞相康衡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

不平衡皇恐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曰親廟宜一
居京師今皇帝有疾不豫廼夢祖宗見戒以廟
皇帝悼懼即詔臣衡復修立如誠非禮義之中
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當受其殃又告謝毀
廟曰遷廟合祭久長之策今皇帝乃有疾願復
修立承祀臣衡等咸以爲禮不得如不合諸帝
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今詔中朝臣
具復毀廟之文臣衡以爲天子之祀義有所斷
無所依緣以作其文事如失措罪廼在臣衡予

按衡平生佞諛專附石顯以取大位而此一節獨据經守禮其禱廟之文殆與金滕之冊祝相似而不爲後世所稱述漢史又不書於本傳憎而知其善可也郊祀志南山巫祠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也以其疆死魂鬼爲厲故祠之成帝時康衡奏罷之亦可書

西極化人

列子載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王敬之若神化人謁王同游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者

中天乃止暨及化人之宮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復謁王同游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旣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晞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穆王自失者三月復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予然後知唐人所著南柯太守黃梁亭櫻桃青衣之類皆本乎此

詔令不可輕出

人君一話一言不宜輕發况於詔令形播告者

哉漢光武初即位既立郭氏爲皇后矣時陰麗華爲貴人帝欲崇以尊位后固辭以郭氏有子終不肯當建武九年遂下詔曰吾以貴人有母儀之美宜立爲后而固辭不敢當列於媵妾朕嘉其義讓許封諸弟乃追爵其父及弟爲侯皆前世妃嬪所未有至十七年竟廢郭后及太子彊而立貴人爲后蓋九年之詔既行主意移奪已見之矣郭后豈得安其位乎

戰國策

劉向序戰國策言其書錯亂相採莒本字多誤脫爲半字以趙爲肖以齊爲立如此類者多予按今傳於世者大抵不可讀其韓非子新序說苑韓詩外傳高士傳史記索隱太平御覽北堂書鈔藝文類聚諸書所引用者多今本所無向博極羣書但擇焉不精不止於文字脫誤而已惟太史公史記所采之事九十有三則明白光艷悉可稽考視向爲有閒矣

范曄漢志

沈約作宋書謝儼傳曰范曄所撰十志一皆託
儼搜撰垂畢遇曄敗悉蠟以覆車宋文帝令丹
陽尹徐湛之就儼尋求已不復得一代以爲恨
其志今闕曄本傳載曄在獄中與諸生姪書曰
旣造後漢欲徧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
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
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不果此說與儼傳不同
然儼傳所云乃范紀第十卷公主注中引之今
宋書却無殊不可曉劉昭注補志三十卷至本

朝乾興元年判國子監孫奭始奏以備前史之
闕故淳化五年監中所刊後漢書凡九十卷惟
帝后紀十卷列傳八十卷而無志云新唐書藝
文志劉昭補注後漢書五十八卷不知昭爲何
代人所謂志三十卷當在其中也

繕修犯土

今世俗營建宅舍或小遭疾厄皆云犯土故道
家有謝土司章醮之文按後漢書來歷傳所載
安帝時皇太子驚病不安避幸乳母野王君王

聖舍太子厨監邴吉以爲聖舍新繕修犯土禁不可久御然則古有其說矣

容齋四筆卷第一

容齋四筆卷第二 二十則

諸家經學興廢

稚子問漢儒所傳授諸經各名其家而今或存或不存請盡其本末爲四筆一則乃爲采摭班史及陸德明經典釋文并他書刪取綱要詳載於此周易傳自商瞿始至漢初田何以之顯門其後爲施讐孟喜梁丘賀之學又有京房費直高相三家至後漢高氏已微晉末嘉之亂梁丘之易亡孟京費氏人無傳者唯鄭康成王弼所

注行于世江左中興欲置鄒易博士不果立而
弼猶爲世所重韓康伯等十人並注繫辭今唯
韓傳尚書自漢文帝時伏生得二十九篇其後
爲大小夏侯之學古文者武帝時出於孔壁凡
五十九篇詔孔安國作傳遭巫蠱事不獲以聞
遂不列於學官其本殆絕是以馬鄭杜預之徒
皆謂之逸書王肅嘗爲注解至晉元帝時孔傳
始出而亡舜典一篇乃取肅所注堯典分以續
之學徒遂盛及唐以來馬鄭王注遂廢今以孔

氏爲正云詩自子夏之後至漢興分而爲四魯
申公曰魯詩齊轅固生曰齊詩燕韓嬰曰韓詩
皆列博士毛詩者出於河間人大毛公爲之故
訓以授小毛公爲獻王博士以不在漢朝不列
於學鄭衆賈逵馬融皆作詩注及鄭康成作箋
三家遂廢齊詩又亡魯詩不過江東韓詩雖在
人無傳者唯毛詩鄭箋獨立國學今所遵用漢
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即今之儀禮也古禮經
五十六篇后蒼傳十七篇曰后氏曲臺記所餘

二十九篇名爲逸禮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爲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馬融盧植考諸家異同附戴聖篇章去其煩重及所缺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也王莽時劉歆始建立周官經以爲周禮在禮中最高爲晚出左氏爲春秋傳又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鄒氏無師夾氏無書公羊興於景帝時穀梁盛於宣帝時而左氏終西漢不顯迨章帝乃令賈逵作訓詁自是左氏大興二傳漸微

矣古文孝經二十二章世不復行只用鄭注十八章本論語三家魯論語者魯人所傳即今所行篇次是也齊論語者齊人所傳凡二十二篇古論語者出自孔壁凡二十一篇各有章句魏何晏集諸家之說爲集解今盛行於世

漢人姓名

西漢名人如公孫弘董仲舒朱買臣丙吉王褒貢禹皆有異世與之同姓名者戰國策及呂氏春秋齊有公孫弘與秦王子孟嘗君言者明帝時

又有幽州從事公孫弘交通楚王英見於虞延
傳高祖時又有謁者貢禹梁元帝時有武昌太
守朱買臣尚書左僕射王褒後漢安帝時有太
子廚監邴吉南齊武帝之子巴東王子響爲荆
州刺史要直閣將軍董蠻與同行蠻曰殿下癩
如雷敢相隨耶子響曰君敢出此語亦復奇癩
上聞而不悅曰人名蠻復何容得醞藉乃改爲
仲舒謂曰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答曰昔日
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先帝以此言之
勝昔遠矣然此人後不復見

輕浮稱謂

南齊陸慧曉立身清肅爲諸王長史行事僚佐
以下造詣必起迎之或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
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未
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
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終身常
呼人位今世俗浮薄少年或身爲卑官而與尊
者言話稱其儕流必曰某丈談其所事牧伯監

司亦然至於當他人父兄尊長之前語及其子
孫甥壻亦云某文或妄稱宰相執政貴人之字
皆大不識事分者習慣以然元非簡傲也予常
以戒兒輩云

鬼谷子書

鬼谷子與蘇秦張儀書曰二足下功名赫赫但
春華至秋不得久茂今二子好朝露之榮忽長
久之功輕喬松之永延貴一旦之浮爵夫女愛
不極席男歡不畢輪痛哉夫君戰國策楚江乙

謂安陵君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
華落而愛渝是以嬖女不敝席寵臣不敝軒呂
不韋說華陽夫人曰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
詩氓之序曰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是諸說大抵
意同皆以色而爲喻士之嗜進而不知自反者
尚監茲哉

有美堂詩

東坡在杭州作有美堂會客詩頌聯云天外黑
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讀者疑海不能立

黃魯直曰蓋是爲老杜所誤因舉三大禮賦朝
獻太清宮云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以
告之二者皆句語雄峻前無古人坡和陶停雲
詩有雲屯九河雪立三江之句亦用此也

張天覺小簡

張天覺熙寧中爲渝州南川宰章子厚經制夔
夷徇侮州縣吏無人敢與共語部使者念獨張
可亢之檄至夔子厚詢人才使者以告即呼入
同食張著道士服長揖就坐子厚肆意大言張

隨機折之落落出其上子厚大喜延爲上客歸
而薦諸王介甫遂得召用政和六年張在荆南
與子厚之子致平一帖云老夫行年七十有四
日閱佛書四五卷早晚食米一升麵五兩肉八
兩魚酒佐之以此爲常亦不服煖藥唯以呼吸
氣晝夜合天度而已數數夢見先相公語論如
平生豈其人在天仙間而老夫定中神遊或遇
之乎嗟乎安得奇男子如先相公者一快吾胸
中哉此帖藏致平家其曾孫簡刻諸石予今年

亦七十四歲姪孫偲於長興得墨本以相示聊記之云

城狐社鼠

城狐不灌社鼠不燠謂其所棲穴者得所憑依此古語也故議論者率指人君左右近習爲城狐社鼠予讀說苑所載孟嘗君之客曰狐者人

用兵爲臣下利

富公奉使契丹虜主言欲舉兵公曰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羣臣爭勸舉兵者此皆其自謀非國計也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是時語錄傳於四方蘇明允讀至此曰此一段議論古人有之否東坡年未十歲在傍對日記得嚴安上書云今徇南夷朝夜郎略葳州建城

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
非天下之長策也正是此意明允以爲然予又
記魏太武時南邊諸將表稱宋人大嚴將入寇
請先其未發逆擊之魏公卿皆以爲當崔伯深
曰朝廷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西平赫
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南邊諸將聞而慕
之亦欲南鈔以取資財皆營私計爲國生事不
可從也魏主乃止其論亦然

誌文不可冗

東坡爲張文定公作墓誌銘有答其子厚之一
書云志文路中已作得太半到此百冗未絕筆
計得十日半月乃成然書大事略小節已有六
千餘字若纖悉盡書萬字不了古無此例也知
之知之蓋當時恕之意但欲務多耳又一帖云
志文謁告數日方寫得了謹遣持納衰病眼眩
辭翰皆不佳不知可用否今誌文正本凡七千
一百字銘詩百六十字云予鄉士作一列大夫
小郡守行狀九千言衢州士人詣闕上書二萬

言使讀之者豈不厭倦作文者宜戒之坡帖藏
梁氏竹齋趙晉臣鐫石於湖南憲司楚觀

趙殺鳴犢

漢書劉輔傳谷永等上書曰趙簡子殺其大夫
鳴犢孔子臨河而還張晏注曰簡子欲分晉國
故先殺鳴犢又聘孔子孔子聞其死至河而還
也顏師古曰戰國策說二人姓名云鳴犢鐸犢
而史記及古今人表並以為鳴犢竇犢蓋鐸犢
及竇其聲相近故有不同耳今永等指鳴犢一

人不論竇犢也韓退之將歸操亦云孔子之趙
聞殺鳴犢作予按今本史記孔子世家乃以為
竇鳴犢舜華說苑權謀篇云晉有澤鳴犢犢其
不同如此

五帝官天下

漢蓋寬饒奏封事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
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
成功者去坐指意欲求禪而死故或云自後稱
天子為官家蓋出於此今世無韓氏易諸家注

釋漢書皆無一語惟說苑至公篇云秦始皇帝
既吞天下召羣臣議五帝禪賢三王世繼孰是
博士鮑令之對曰天下官則選賢是也天下家
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爲官三王以天下
爲家始皇帝歎曰吾德出于五帝吾將官天下
誰可使代我後者此說可以爲證輒記之以補
漢注之缺蔣濟萬機論亦有官天下家天下之
語

黃帝李法

漢書胡建傳黃帝李法蘇林曰獄官名也天文
志左角李右角將顏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也
其書曰李法唐世系表李氏自臯陶爲堯大理
歷虞夏商世世作此官以官命族爲理氏至紂
之時逃難於伊侯之墟食木子得全遂改理爲
李氏予按今本漢書天文志騎官左角理乃用
理字而史記天官書則爲李說苑載胡建事亦
爲理法然則理李一也故左傳數云行李往來
杜預注曰行李使人也至鄭子產與晉盟于平

丘則曰行理之命注亦云行理使人通聘問者其義益明臯陶作大理傳子孫不改迨商之季幾千二百年世官久任倉氏庫氏不足道矣表系疑不可信

抄傳文書之誤

今代所傳文書筆吏不謹至於成行脫漏予在三館假庾自直類文先以正本點檢中有數卷皆以後板爲前予令書庫整頓然後錄之他多類此周益公以蘇魏公集付太平州鏤板亦先

爲勘校其所作東山長老語錄序云側定政宗無用所以爲用因蹄得兔忘言而後可言以上一句不明白又與下不對折簡來問予億莊子曰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爾然而厠足而墊之致黃泉知無用而後可以言用矣始驗側定政宗當是厠足致泉正與下文相應四字皆誤也因記曾紘所書陶淵明讀山海經詩云形夭無千歲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義若不貫遂取山海經參校則云刑天獸名也口中好

銜于戚而舞乃知是刑天舞于戚故與下句相應五字皆訛以語友人岑公休晁之道皆撫掌驚歎亟取所藏本是正之此一節甚類蘇集云

二十八宿

二十八宿宿音秀若考其義則止當讀如本音嘗記前人有說如此說苑辯物篇曰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義昭然

大觀元夕詩

大觀初年京師以元夕張燈開宴時再復湟鄯徽宗賦詩賜羣臣其頷聯云午夜笙歌連海嶠春風燈火過湟中席上和者皆莫及開封尹宋喬年不能詩密走介求援於其客周子雍得句云風生閭闔春來早月到蓬萊夜未中爲時輩所稱子雍汝陰人曾受學於陳無已故有句法則作文爲詩者可無師承乎

顏魯公帖

顏魯公忠義氣節史策略盡偶閱臨汝石刻見

一帖云政可守不可不守吾去歲中言事得罪又不能逆道苟時爲千古罪人也雖貶居遠方終身不恥汝曹當須謂吾之志不可不守也此是獨赴謫地而與其子孫者無由考其歲月千載之下使人讀之尚可畏而仰也

文潞公奏除改官制

自熙寧以來士大夫資歷之法日趨於壞歲甚一歲久而不可復清近年愈甚綜核之制未嘗能守偶見文潞公在元祐中任平章軍國重事

宣仁面諭令具自來除授官職次序一本進呈公遂具除改舊制節目以奏其一云吏部選兩任親民有舉主升通判通判兩任滿有舉主升知州軍謂之常調知州軍有績効或有舉薦名實相副者特擢升轉運使副判官或提點刑獄府推判官謂之出常調轉運使有路分輕重遠近之差河北陝西河東三路爲重路歲滿多任三司使副或發運使發運任滿亦充三司副使成都路次三路京東西淮南又其次江東西荆

湖兩浙又次之二廣福建梓利夔路爲遠小已
上三等路分轉運任滿或就移近上次等路分
或歸任省府判官漸次擢充三路重任內提點
刑獄則不拘路分輕重除授潞公所奏乃是治
平以前常行今一切蕩然矣京朝官未嘗肯兩
任親民纔爲通判便望州郡至於監司旣無輕
重遠近之閒不復以序升擢云

待制知制誥

慶曆七年曾魯公公亮自脩起居注除天章閣

待制時陳恭公獨爲相其弟婦王氏冀公孫女
曾出也當月旦出拜恭公迎語之曰六新婦曾
三做從官想甚喜應聲對曰三舅荷伯伯提挈
極驩喜只是外婆不樂恭公問故曰外婆見三
舅來謝責之曰汝第五人及第當過詞掖想是
全廢學故朝廷如此處汝恭公默然自失後竟
改知制誥蓋恭公不由科第不諳典故致受譏
於女子而此女對答之時元未嘗徃外家也其
警慧如此國家故事修注官次補必知制誥惟

趙康靖公以歐陽公位在下而欲先遷司馬公以力辭三字皆除待制其雜壓先後可見云

裴行儉景陽

裴行儉爲定襄道大總管討突厥大軍次單于北暮已立營塹壕旣周更命徙營高岡吏白士安堵不可擾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占營所水深丈餘衆莫不駭歎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毋問我所以知也按戰國策云齊韓魏共攻燕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暮

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已植表景陽怒曰女所營者水皆至滅表此焉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表軍吏乃服二事正同而景陽之事不傳

北人重甘蔗

甘蔗只生於南方北人嗜之而不可得魏太武至彭城遣人於武陵王處求酒及甘蔗郭汾陽在汾上代宗賜甘蔗二十條子虛賦所云諸柘巴且諸柘者甘柘也蓋相如指言楚雲夢之物

漢郊祀歌泰尊柘漿亦謂取甘蔗汁以爲飲

容齋四筆卷第二

容齋四筆卷第三 十六則

韓退之張籍書

韓公集中有答張籍二書其前篇曰吾子所論排釋老不若著書若僕之見則有異乎此請待五六十然後爲之吾子又譏吾與人爲無實駁雜之說此吾所以爲戲耳若商論不能下氣或似有之博塞之譏敢不承教後篇曰二氏行乎中土蓋六百年非可以朝令而夕禁俟五六十爲之未失也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

者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駁
雜之譏前書盡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烏害於
道哉大略籍所論四事乞著書譏駁雜諫商論
好勝及博塞也今得籍所與書前篇曰漢之衰
浮圖之法人中國黃老之術相沿而熾盍爲一
書以興存聖人之道執事多尚駁雜無實之說
使人陳之前以爲懽此有累於盛德又商論之
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勝者亦有所累也
况爲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廢棄日時不識其

然願絕博塞之好棄無實之談弘慮以接士嗣
孟軻揚雄之作使聖人之道復見於唐後篇曰
老釋惑於生人久矣執事可以任著書之事君
子汲汲於所欲爲若皆待五十六十而後有所
爲則或有遺恨矣君子發言舉足不遠於禮未
聞以駁雜無實之說以爲戲也執事每見其說
則拊抃呼笑是撓氣害性不得其正矣籍之一
書甚勁而直但稱韓公爲執事不曰先生考其
時乃云執事參於戎府按韓公以正元十二年

爲汴州推官時年二十有九十五年爲徐州推官時年三十有二年位未盛籍未以師禮事之云

韓公稱李杜

新唐書杜甫傳贊曰昌黎韓愈於文章重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云予讀韓詩其稱李杜者數端聊疏於此石鼓歌曰少陵無人謫僊死才薄將柰石鼓何酬盧雲夫曰高揖羣公謝名譽遠追甫白感至誠

薦士曰勃興得李杜萬類困凌暴醉留東野曰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感春曰近憐李杜無檢束爛漫長醉多文辭并唐志所引蓋六用之

此日足可惜

韓退之此日足可惜一首贈張籍凡百四十句雜用東冬江陽庚青六韻及其亡也籍作詩祭之凡百六十六句用陽庚二韻其語鏗鏘震厲全倣韓體所謂乃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者是

也

粉白黛黑

韓退之爲文章不肯蹈襲前人一言一句故其語曰惟陳言之務去曷曷乎其難哉獨粉白黛綠四字似有所因列子周穆王築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媼靡曼者粉白黛黑以滿之戰國策張儀謂楚王曰鄭周之女粉白黛黑立於衢閒見者以爲神屈原大招粉白黛黑施芳澤只司馬相如靚莊刻飾郭璞曰粉白黛黑也淮

南子毛嬙西施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粉白黛黑笑目流眇韓公以黑爲綠其旨則同

李杜往來詩

李太白杜子美在布衣時同游梁宋爲詩酒會心之友以杜集考之其稱太白及懷贈之篇甚多如李侯金閨彥脫身事幽討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李白一斗詩百篇自稱臣是酒中僊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臺李侯有佳句徃徃似

陰鏗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昔年有狂客號爾謫僊人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愧葛洪寂寞書齋裏終朝獨爾思涼風起天末君子意何如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凡十四五篇至於太白與子美詩略不見一句或謂堯祠亭別杜補闕者是已乃殊不然杜但爲右拾遺不曾任補闕兼自諫省出爲華州司功迤邐避難入蜀未嘗復至東

州所謂飯顆山頭之嘲亦好事者所撰耳

李太白怖州佐

李太白上安州裴長史書云白竊慕高義得趨末塵何圖謗言忽生衆口攢毀將恐投杼下客震於嚴威若使事得其實罪當其身則將浴蘭沐芳自屏於烹鮮之地惟君俟死生之願君侯惠以大遇洞開心顏終乎前恩再辱英眄必能使精誠動天長虹貫日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即膝行而前再拜而去耳裴君不知何如人至

譽其貴而且賢名飛天京天才超然度越作者
稜威雄雄下憚羣物予謂白以白衣入翰林其
蓋世英姿能使高力士脫鞵於殿上豈拘拘然
怖一州佐者邪蓋時有屈伸正自不得不爾大
賢不偶神龍困於螻蟻可勝歎哉白此書自敘
其平生云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死於洞庭之
上白禫服慟哭炎月伏屍猛虎前臨堅守不動
遂權殯於湖側數年來觀筋骨尚在雪泣持刃
躬申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興攜持無輟
身手遂丐貸營葬於鄂城其存交重義如此又
與逸人東巖子隱於岷山巢居數年不跡城市
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其養高
忘機如此而史傳不爲書之亦爲未盡

祝不勝詛

齊景公有疾梁丘據請誅祝史晏子曰祝有益
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
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晉中行寅將
亡召其太祝欲加罪曰子爲我祝齋戒不敬使

吾國亡祝簡對曰今舟車飾賦斂厚民怨謗詛多矣苟以爲祝有益於國則詛亦將爲損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此二說若出一口真藥石之言也

呂子論學

呂子曰天生人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則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則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則不若喑使其心可以智不學其智則不若狂故凡學非能益之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可謂善學者矣此說甚美而罕爲學者所稱故書以自戒

曾太皇太后

唐德宗即位訪求其母沈太后歷順宗及憲宗時爲曾祖母故稱爲曾太皇太后蓋別於祖母也舊新二唐書紀皆載之今慈福太皇太后在壽康太上時已加尊稱若於主上則爲曾祖母當用唐故事加曾字向者嘗以告宰相而省吏以爲典故所無天子逮事三世安得有前比亦

可謂不知禮矣。又嗣濮王士歆在隆興爲從叔祖，在紹熙爲曾叔祖，慶元爲高叔祖矣，而仍稱皇叔祖如故。士歆視嗣秀王伯圭爲從祖，今圭以爲國朝以來無稱曾高者，彼蓋不知累朝尊屬元未之有也。

中天之臺

中天之臺有二。其一，列子曰：西極化人見周穆王，王爲之改築宮室，土木之功赅聖之色，無遺

巧焉。五府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名曰中天之臺。其一新序曰：魏王將起中天臺，許綰負操鋪入曰：臣能商臺。王曰：若何？曰：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起七千五百里之臺，高旣如是，其趾須方八千里，盡王之土地不足以爲臺，趾必起此臺，先以兵伐諸侯，盡有其地，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爲臺，趾度八千里之外，當定農畝之地，足以奉給王之臺者，臺具以備，乃可以作王。默然無以應，乃

罷起臺

實年官年

士大夫敘官闕有所謂實年官年兩說前此未嘗見於官文書大抵布衣應舉必減歲數蓋少壯者欲藉此爲求昏地不幸潦倒場屋勉從特恩則年未六十始許入仕不得不豫爲之圖至公卿任子欲其早列仕籍或正在童孺故率增擡庚甲有至數歲者然守義之士猶曰兒曹庸策名委質而父祖先導之以挾詐欺君不可也

比者以朝臣屢言年及七十者不許任監司郡守搢紳多不自安爭引年以決去就江東提刑李信甫雖春秋過七十而官年損其五堅乞致仕有旨官年未及與之外祠知房州章騫六十八歲而官年增其三亦求罷去諸司以其精力未衰援實爲請有旨聽終任知嚴州秦煇乞祠之疏曰實年六十五而官年已踰七十遂得去齊慶冑寧國乞歸亦曰實年七十而官年六十七於是實年官年之字形於制書播告中外是

君臣上下公相爲欺也掌故之野甚矣此豈可紀於史錄哉

雷公炮炙論

雷公炮炙論載一藥而能治重疾者今醫家罕用之聊志於此其說云髮眉墮落塗半夏而立生日辟眼離有五花而自正脚生肉杓棍繫芎根囊皺漩多夜煎竹木體寒腹大全賴鷓鴣血泛經過飲調瓜子咳逆數數酒服熟雄遍體癯風冷調生側腸虛泄利須假草零久渴心煩宜

投竹瀝除癥去塊全仗硝礶益食加觴須煎蘆朴強筋健骨須是菘鱓駐色延年精蒸神錦知瘡所在口點陰膠產後肌浮甘皮酒服腦痛鼻投硝末心痛速覓延胡凡十八項謂眉髮墮落者煉生半夏莖取涎塗髮落處立生五花者五加皮也葉有雄雌三葉爲雄五葉爲雌須使五葉者作末酒浸用之日離者正脚有肉杓者取葇荳根繫棍帶上永痊多小便者煎草薺服之永不夜起若患腹大如鼓米飲調鷓鴣末服立

枯如故血泛行者搗甜瓜子仁作末去油飲調服之立絕咳逆者天雄炮過以酒調一錢匕服
癰風者側子附子傍生者作末冷酒服虛泄者搗五倍子末熟水下之癥塊者以硃砂硝石二味乳鉢中研作粉同煨了酒服神効不飲者并飲酒少者煎逆水蘆根并厚朴二味湯服之菝葜并鱓魚作末以黃精汁圓服之可力倍常日也黃精自然汁拌細研神錦於柳木甑中蒸七日了以蜜圓服顏貌可如幼女之容色陰膠即是甌中氣垢點少許於口中即知臟腑所起直徹至住處知痛足可醫也產後肌浮酒服甘皮立枯頭痛者以硝石作末內鼻中立止心痛者以延胡索作散酒服之

治藥捷法

藥有至賤易得人所常用而難於修製者如香附子菟絲子艾葉之類醫家昧其節度或終日疲勞而不能成本草云凡菟絲子煖湯淘汰去沙土漉乾煖酒漬經一宿漉出暴微白搗之不

盡者更以酒漬經三五日乃出更晒微乾搗之
須臾悉盡極易碎蓋以其顆細難施工其說亦
殊勞費然自有捷法但撚紙條數枚寘其間則
馴帖成粉香附子洗去皮毛炒之焦熟然後舉
投水鉢內候浸漬透徹漉出暴日中微燥乃入
搗臼悉應手糜碎艾葉柔軟不可著力若入白
茯苓三五片同碾則即時可作細末

陳翠說燕后

趙左師觸龍說太后使長安君出督用愛憐少

子之說以感動之予嘗論之於隨筆中其事載
於戰國策史記資治通鑑而燕語中又有陳翠
一段甚相似云陳翠合齊燕將令燕王之弟爲
質於齊太后大怒曰陳公不能爲人之國則亦
已矣焉有離人子母者翠遂入見后曰人主之
愛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愛子也又不
愛丈夫子獨甚太后曰何也對曰太后嫁女諸
侯奉以千金今王願封公子羣臣曰公子無功
不當封今以公子爲質且以爲功而封之也太

後弗聽是以知人主之不愛丈夫子獨甚也且
太后與王幸而在故公子貴太后千秋之後王
棄國家而太子即位公子賤於布衣故非及太
后與王封公子則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婦不
知長者之計乃命爲行具此語與觸龍無異而
史記不書通鑑不取學者亦未嘗言

燕非強國

北燕在春秋時最爲僻小能自見於中國者不
過三四大率制命於齊七雄之際爲齊所取後

賴五國之力樂毅爲將然後勝齊然卒於得七
十城不能守也故蘇秦說趙王曰趙北有燕燕
固弱國不足畏也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強秦
南近齊趙齊趙疆國也又曰天下之戰國七而
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昭王
謂郭隗曰孤極知燕弱小不足以報齊蘇代曰
一齊之疆燕猶不能支奉陽君曰燕弱國也東
不如齊西不如趙趙長平之敗壯者皆死燕以
二千乘攻之爲趙所敗太子丹謂荊軻曰燕小

弱數困於兵何足以當秦楚漢之初趙王武臣
爲燕軍所得趙廝養卒謂其將曰一趙尚易燕
况以兩賢王滅燕易矣彭寵以漁陽叛即時夷
滅十六國之起戎狄亂華稱燕稱趙者多矣未
嘗有只據幽薊之地者也獨安祿山以三十年
節制之威又兼領河東乘天寶政亂出不意而
舉兵史思明繼之雖爲天下之禍旋亦殄滅至
於藩鎮擅地所謂范陽盧龍固常受制於天雄
成德也劉仁恭守光父子僭竊一方唐莊宗遣

周德威攻之克取巡屬十餘州如拾地芥石晉
割賂契丹仍其舊國恃以爲強然晉開運陽城
之戰德光幾不免周世宗小振之立下三關但
太平興國失於輕舉又不治敗將喪師之罪致
令披猖以迄于今若以謂幽燕爲用武之地則
不然也

水旱祈禱

海內雨暘之數郡異而縣不同爲守爲令能以
民事介心必自知以時禱祈不待上命也而省

部循案故例但視天府爲節下之諸道轉運司使巡內州縣各詣名山靈祠精潔致禱然固難以一槩論乾道九年秋贛吉連雨暴漲予守贛方多備土囊壅諸城門以杜水入凡二日乃退而臺符令禱雨予格之不下但據實報之已而聞吉州於小廳設祈晴道場大廳祈雨問其故郡守曰請霽者本郡以淫潦爲災而請雨者朝旨也其不知變如此殆爲威侮神天幽冥之下將何所据憑哉俚語笑林謂兩商人入神廟其一陸行欲晴許賽以豬頭其一水行欲雨許賽羊頭神顧小鬼言晴乾喫豬頭雨落吃羊頭有何不可正謂此耳坡詩云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若使人人禱輒遂造物應須日千變此意未易爲庸俗道也

千變此意未易為瀟谷直也

斯則風來皆愁苦對人人壽神滋豈神飄影日
向不可五階此耳地精云特田裕兩以裕部去
羊煎軒睡小泉言部彈契部煎兩萃如羊煎育
一壑行裕部指賽以部煎其一水行裕兩指賽

容齋四筆卷第四 十五則

今日官冗

元豐中曾鞏判三班院今侍右也上疏言國朝景德

墾田百七十萬頃官萬員皇祐二百二十五萬
頃官二萬員治平四百三十萬頃官二萬四千
員田日加辟官日加多而後之郊費視前一倍
以三班三年之籍較之其入籍者幾七百人而
死亡免退不能二百是年增歲溢未見其止則
用財之端入官之門當令有司講求其故使天

下之人如治平而財之用官之數同景德以三十年之通可以餘十年之蓄矣是時海內全盛倉庫多有椿積猶有此懼慶元二年四月有朝臣奏對極言云曩在乾道閒京朝官三四千員選人七八千員紹熙二年四選名籍尚左京官四千一百五十九員尚右大使臣五千一百七十三員侍左選人一萬二千八百六十九員侍右小使臣一萬一千三百十五員合四選之數共二萬三千五百十六員冗倍於國朝全盛之

際近者四年之閒京官未至增添外選人增至

一萬三千六百七十員

比紹熙增八百一員

大使臣六千

五百二十五員

比紹熙增一千三百四十八員

小使臣一萬八

千七百五員

比紹熙增七千四百員

而今年科舉明年奏

薦不在焉通無慮四萬三千員比四年之數增萬員矣可不爲之寒心哉蓋連有覃霈慶典屢行而宗室推恩不以服派近遠爲閒斷特奏名三舉皆值異恩雖助教亦出官歸正人每州以數千百病在膏肓正使俞跗扁鵲持上池良藥

以救之亦無及已

樂城和張安道詩

張文定公在蜀一見蘇公父子即以國士許之熙寧中張守陳州南都辟子由幕府元豐初東坡謫齊安子由貶監筠酒稅與張別張悽然不樂酌酒相命手寫一詩曰可憐萍梗飄蓬客自歎匏瓜老病身從此空齋掛塵榻不知重掃待何人後七年子由召還猶復見之於南都及元符末自龍川還許昌因姪叔黨出坡遺墨再讀

張所贈詩其薨已十年泣下不能已乃追和之曰少年便識成都尹中歲仍爲幕下賓待我江西徐孺子一生知己有斯人兩詩皆哀而不怨使人至今有感於斯文今世薄夫受人異恩轉眼若不相識况於一死一生拳拳如此忠厚之至殆可端拜也

和范杜蘇四公

晉相和凝以唐長興四年知貢舉取范質爲第十三人唐故事知貢舉者所放進士以已及第

時名次爲重謂之傳衣鉢蓋凝在梁正明中居此級故以處質且云他日當如我後皆至宰相封魯國公官至太子太傅當時以爲榮凝壽止五十八質止五十四三朝史質本傳亦書之而新五代史和凝傳誤爲第五以登科記考之而非也杜祁公罷相以太子少師致仕後以南郊免陪位恩連進至太子太師年八十而薨蘇子容初筮仕爲南京判官杜公方里居告以平生出處本末曰子異日所至亦如老夫及蘇更踐

中外名德殊與之相似集中有謝杜公書正敘此事其罷相也亦以太子太師致仕進太保年八十二而薨昔賢謂貴人徃徃善相人以所閱多之故也此二者併官爵年壽皆前知異矣

外臺祕要

外臺祕要載制虎方云到山下先閉氣三十五息所在山神將虎來到吾前乃存吾肺中有白帝出收取虎兩目塞吾下部中乃吐肺氣上白通冠一山林之上於是良久又閉氣三十五息

兩手捻都監目作三步步皆以右足在前乃止
祝曰李耳李耳圖汝非李耳邪汝盜黃帝之犬
黃帝教我問汝云何畢便行一山虎不可得見
若卒逢之者因正面立大張左手五指側之極
勢跳手上下三度於跳中大喚咄曰虎北斗君
使汝去虎即走予謂人卒逢虎鬼鬼驚怖竄伏
之不暇豈能雍容步趨仗呪語七字而脫邪因
讀此方聊書之以發一笑此書乃唐王珪之孫
壽所作本傳云壽視母疾數從高醫游遂窮其
術因以所學作書討繹精明世寶焉蓋不深考
也

六枳關

盤洲種枳六本以爲藩籬之限立小門名曰六
枳關每爲人問其所出倦於酬應今取馮衍顯
志賦中語書於此衍云捷六枳而爲籬按東觀
漢記作八枳逸周書小開篇云嗚呼汝何敬非
時何擇非德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公公枳維
卿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登登皇皇維在國

枳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
疆言上下相維遞爲藩蔽也其數有八與東觀
記同予詳考之乃九枳也宋景文公賀宰相啓
式維公枳蓋用此云

王荆公上書并詩

王荆公議論高奇果於自用嘉祐初爲度支判
官上萬言書以爲今天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
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
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

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而固已合矣
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
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爲公患也患
在治財無其道爾在位之人才旣不足而閭巷
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材社稷之託封疆之守
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願
監苟且因循之敝明詔大臣爲之以漸期爲合
於當世之變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
以爲迂闊而熟爛者也當時富韓二公在相位

讀之不樂知其得志必生事後安石當國其所
注措大抵皆祖此書又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
志欲破富以惠貧嘗賦兼并詩一篇曰三代子
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賦
予皆自我兼并乃姦回姦回法有誅勢亦無自
來後世始倒持黔首遂難裁秦王不知此更築
懷清臺禮義日已媮聖經久堙埃法尚有存者
欲言時所哈俗吏不知方培克乃爲才俗儒不
知變兼并可無權利孔至百出小人司闔闢有

司與之爭民愈可憐哉其語絕不工迨其得政
設青苗法以奪富民之利民無貧富兩稅之外
皆重出息十二呂惠卿復作手實之法民遂大
病其禍源於此詩蘇子由以爲昔之詩病未有
若此其酷也痛哉

左黃州表

唐肅宗時王與以祠禱冕寵驟得宰相帝嘗不
豫與遣女巫乘傳分禱天下名山大川巫皆盛
服中人護領所至于託州縣賂遺狼藉時有一

巫美而豔以惡少年數十自隨尤儉狻不法馳入黃州刺史左震晨至館請事門鏑不啓震怒破鏑入取巫斬廷下悉誅所從少年籍其賊得十餘萬因遣還中人璵不能詰帝亦不加罪震剛決如此而史不記其他事予讀元次山集有左黃州表一篇云乾元己亥贊善大夫左振出爲黃州刺史下車黃人歌曰我欲逃鄉里我欲去墳墓左公今旣來誰忍棄之去後一歲又歌曰吾鄉有鬼巫惑人人不知天子正尊信左公

能殺之蓋此巫黃人也振在州三遷侍御史判金州刺史將去黃人多去思故爲作表予謂振也即震爲政宜民見於歌頌史官當特書之於循吏中而僅能不沒其實故爲標顯於此己亥者乾元二年璵以元年五月自太常少卿拜中書相二年三月罷本紀及宰相表同而新史本傳以爲三年自太常卿拜相明日罷失之矣乃承舊史之誤也

李郭詔書

唐代宗即位郭汾陽爲近昵所搖懼禍之及表
上自靈武河北至于絳州兩朝所貽詔書一千
餘卷家傳載其表語其多如是又讀韋端符所
撰李衛公故物記云三原令座中有客曰李丞
者衛公之胄藏文帝賜書二十通多言征討事
厚勞苦其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治也暨
公疾親詔者數四其一曰有晝夜視公病大老
嫗令一人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權文公視此
詔常泣曰君臣之際乃如是耶新史載其事云
靖五代孫彥芳大和中爲鳳翔司錄參軍以高
祖太宗賜靖詔書數函上之天子悉留禁中又
勅摹詔本還賜彥芳即二事觀之唐世之所以
眷禮名將相者綢繆熟復至此漢晉以來所不
及也

兩道出師

國家用兵行師異道並出其勝敗功罪當隨其
實而處之則賞信罰明人知勸戒漢武帝遣衛
青霍去病伐匈奴去病以功益封又封部將四

人爲列侯而青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
宣帝遣田廣明等五將軍擊匈奴又以常惠護
烏孫兵共出五將皆無功而廣明及田順以罪
誅獨常惠奉使克獲封侯宋文帝伐魏雍州諸
將柳元景等旣拔弘農陝城戍潼關矣而上以
東軍王玄謨敗退皆召還其後玄謨貶黜元景
受賞紹興七年淮西大帥劉少師罷湖北岳少
保以母憂去累辭起復之命朝廷以兵部尚書
呂安老侍郎張淵道分使兩部已而正除宣撫

遂掌其軍岳在九江憂兵柄一失不容再得亟
兼程至鄂有旨復故任而召淵道爲樞密都承
旨安老在廬遭變言者論罷張魏公淵道亦繼
坐斥隆興中北虜再動兵張公爲督帥遣李顯
忠邵宏淵攻符離失利而退一府皆貶秩是時
汪莊敏以參知政事督視荆襄東西不相爲謀
乃亦坐譴古今不侔如此

杜韓用歇後語

杜韓二公作詩或用歇後語如悽其望呂葛仙

鳥仙花吾友于友于皆挺拔再接再礪乃僮僕
誠自創爲爾惜居諸誰謂貽厥無基趾之類是
已

唐明皇賜二相物

唐明皇以李林甫爲右相顓付大政而左相牛
仙客李適之陳希烈前後同列皆拱手備員林
甫死楊國忠代之其寵遇愈甚天寶十三載上
御躍龍殿門張樂宴羣臣賜右相絹一千五百
疋綵羅三百疋綵綾五百疋而賜左相絹三百
羅綾各五十而已其多寡不侔至於五倍如希
烈庸才知上恩意安得不奴事之乎宜其甘心
臣於祿山也

一百五日

今人謂寒食爲一百五者以其自冬至之後至
清明歷節氣六凡爲一百七日而先兩日爲寒
食故云他節皆不然也杜老有鄜州一百五日
夜對月一篇江西宗派詩云一百五日足風雨
三十六峰勞夢魂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

花信風之類是也。吾州城北芝山寺爲禁煙遊賞之地。寺僧欲建華嚴閣。請予作勸緣疏。其末一聯云：大善知識五十三，永壯人天之仰。寒食清明一百六，鼎來道俗之觀。或問一百六所出。應之曰：元微之連昌宮詞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宮樹綠。是以用之。

老杜寒山詩

老杜春日憶李白詩云：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嘗有武弁議其失。

曰：旣是無敵，又却似庾鮑。或折之曰：庾清新而不能俊逸，鮑俊逸而不能清新。太白兼之，所以爲無敵也。今集別本一作無數。始好事者更之乎。寒山子詩云：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人亦有言：旣似秋月碧潭，乃以爲無物。堪比何也。蓋其意謂若無二物比倫，當如何說耳。讀者當以是求之。

礬石之毒

讀黃伯思東觀餘論內評王大令書一節曰：靜

息帖云礬石深是可疑事兄熹患散輒發癰散者寒食散之類散中蓋用礬石是性極熱有毒故云深可疑也劉表在荊州與王粲登障山見一岡不生百草粲曰此必古冢其人在世服生礬石熱蒸出外故草木焦滅鑿看果墓礬石滿塋又今洛水冬月不冰古人謂之溫洛下亦有礬石今取此石置甕水中水亦不冰又鶴伏卵以助煖氣其烈酷如此固不宜餌服子敬之語實然淮南子曰人食礬石死蠶食之而不饑子

仲兄文安公鎮金陵因秋暑減食當塗醫湯三益教以服礬石圓已而飲啖日進遂加意服之越十月而毒作鼻衄血斗餘自是數數不止竟至精液皆竭迨於捐館偶見其語使人追痛因書之以戒未來者

會合聯句

韻略上聲二腫字險窄予向作汪莊敏銘詩八十字越用一董內韻其詞曰維天生材萬彙傾

竦侯王將相曾是有種公家江東世繹耕壟桃
谿之涘是播是稔孰丰厥培茲此圭珙公羈未
奮逸駕思駮沈酣春秋蹈迪周孔徑策名第稍
辭滌滌橫經湘沅士敬如捧蓬萊方丈佩飾有
琤應龍天飛蒼蔚雲滂千官在序摩厲從史吾
惟片言借箸泉湧正冠霜臺過者卞悚顏顏殿
祀聲氣不動顯仁東櫬巫史呼洵昌言一下恩
浹千家獯粥孔熾邊戒毛毼媿嬰當位左掣右
壅公云當今沸渭混瀆天威震耀誰不憤踊遂

遷中司西柄是董出關啓旆籌檄倥偬業業荆
襄將懦日拱投袂電赴如尊乃勇鄧唐蔡陳馳
捷系踵佛狸歸毗民恃不恐璽書賜朝百揆參
揔亞勛贊冊國勢尊輦督軍載西寄責采重方
規許洛事援秦隴符離罔功奇畫膠琴釣樞建
使宰席亢寵還臨西州夾道歡擁街未鬯病
癖且虺曾不憚遺使我心懵湘湖高丘草木蔚
蒨維水容裔維山巖從矢其銘詩詞費以冗柰
何乎公萬禩毋聳若韓孟籍徹會合聯句三十

四韻除蠅蛹二字韻略不收外餘皆不出二腫
中雄奇激越如大川洪河不見涯涘非瑣瑣潢
汙行潦之水所可同語也其詩曰離別言無期
會合意采重病添兒女戀老喪丈夫勇劍心知
未死詩思猶孤聳愁去劇箭飛謹來若泉涌新
言多新貫攄抱無昔壅念難須勤追悔易勿輕
踵吟巴山犖巒說楚波堆壘馬辭虎豹怒舟出
蛟鼉恐狂鯨時孤軒幽狴雜百種瘴衣常腥膩
蠻器多踈冗剥苔吊斑林角飯餌沉塚忽爾銜

遠命歸歟舞新寵鬼窟脫幽妖天居覲清拱京
遊步方振謫夢意猶恂詩書誇舊知酒食接新
奉嘉言寫清越瘡病失朒腫夏陰偶高庇宵寬
接虛擁雪弦寂寂聽茗盃纖纖捧馳輝燭浮螢
幽響泄潛螿詩老獨何心江疾有餘虺我家本
瀝穀有地介臯鞏休跡憶沉冥我冠慙闕罅升
朝高轡逸振物羣聽悚徒言濯幽泌誰與薶荒
茸朝紳鬱青綠馬飾曜珪珙國讐未銷鑠我志
蕩邛隴君才誠侗儻時論方洵溶格言多彪蔚

容齋四筆卷第四
縣解無桔拳張生得淵源寒色拔山冢堅如撞
羣金眇若抽獨蛹伊余何所擬跛鼈詎能踊塊
然墮岳石飄爾胷巢鼯龍旆垂天衢雲韶凝禁
甬君胡眠安然朝鼓聲洶洶其間或有類句然
衆手立成理如是也

容齋四筆卷第四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1901 005 57

Printed in Japan